

远去的挑货郎

■郭芳读

岁月悠悠,往事如烟。每想起童年时游走于乡村的挑货郎就倍感亲切,想起那个年代“破烂换糖”的情景。

印象中挑货郎五十多岁的模样,身材偏瘦,皮肤黝黑,常年戴一顶草帽,身手十分利索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物资匮乏,精明的挑货郎,到供销社采购一批日用小商品,一年四季起早摸黑披星戴月,挑着担子,摇着拨浪鼓,走村串巷吆喝着“收旧拖鞋、牙膏皮,收长头发”“换针头线脑,换顶针,换糖嘢”。一根扁担一只鼓,两只箩筐挑天下。风里来,雨里去,挑货郎以勤劳的双腿、坚实的臂膀和热情的服务,给乡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幸福的回忆。

挑货郎一头箩筐上面是一个“百宝箱”,箱子上有抽屉,箱下面是存货。另一头箩筐上面是一个玻璃罩,玻璃罩下面是大小不等的木格子,里面是日用小百货:发夹、松紧带、缝针、小剪刀、别针、万金油、鞋带、各色线等等,花花绿绿,鸡零狗碎,让人目不暇接。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花生糖、麦芽糖、红麻糍、爆米花、橡皮筋、弹弓、玻璃弹子、火药纸、小皮球,以及用小竹管做成的一吹就响的哨子……玻璃罩货架下面是用来装换来的牙膏壳、骨头、破铜烂铁等旧货的。

货郎担里的商品虽不值钱,在当时的农村却十分受欢迎,成为乡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,及时地解决了老百姓的生活急需,满足了家家户户的燃眉之急。货郎担是流动商品交易和再生资源回收二合一的最古老形式,它可以使用货币交易,也可以“以物易物”,农家既可以把家里的破烂处

理掉,又可以换到家里急需的物品,在极度缺乏“闲钱”的农家人眼里,一举两得,皆大欢喜。

挑货郎所到之处,自然是众星拱月般受欢迎。听到那熟悉的拨浪鼓声音,孩子们都欢呼跳跃,一拥而上,眼睛时不时地瞅着货郎担里的物品,紧紧地跟在后面,一路簇拥着进村。进村后,孩子们大都飞快地跑回家,缠着大人拿来平时积攒下来的鸡毛、鸭毛、牙膏壳、破铜烂铁、鸡肫皮之类的东西来换糖果吃。没有这些东西的孩子就闹着要家人买糖吃,或买那精致的木头小手枪、小风车、小发夹。

村里的妇女老人也会停下手里的活计,走过来买点做鞋正缺的针头线脑,配几粒衣服上掉了

的纽扣或买条缝裤子用的松紧带。印象中这个挑货郎为人和气,一边嘴里憨憨地嚷着“蚀本了,蚀本了”,一边手中又给多添一小截货品,一脸的微笑。

如今农村交通条件改善了,物流发达了,经济发展奏响乡村振兴的序曲。村子里的小店开成了小超市,日常生活用品、各式糖果糕点、各种新鲜果蔬琳琅满目,一应俱全。远去的挑货郎,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。挑货郎爽朗的笑声、乐观的心态以及风雨兼程的身影,化成一道道抹不去的记忆。一脸慈祥的挑货郎是我童年里最具吸引力的演奏家,那“卜咚、卜咚咚”的拨浪鼓声,浑厚而悠远,时常回荡在耳际,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

炊烟·乡愁

■杨清辉

在悠远的乡村画卷里,炊烟宛如水墨画中淡雅的笔触,细腻地勾勒出一幅幅温馨而宁静的田园风光。那从古老屋檐间缓缓升起的青烟,裹挟着柴草的清新与五谷的醇香,穿越了岁月的长河,成为游子心中永恒的乡愁印记。

记忆中的柴草灶,由土坯与红砖堆砌而成。家人精心择日定方位,端锅放样,两连或三连的灶台布局,映射出家庭人口的繁盛。四季轮回,它静默守候。夏日里,灶前虽酷热难耐,但家人的欢声笑语让这里成为避暑的乐园;冬日里,灶膛的火焰如同暖阳,驱散了寒冷,温暖了每一个归家人的心房。清晨,家家户户削锅灰的场景,汇聚成一首生动的田园诗,吟唱着新一天的希望。

生铁锅与柴草灶相依相伴,则是乡民心中永恒的牵挂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铁锅虽经

年累月地泛起锈迹,却也因日复一日的烹饪,积淀了家的味道,让家的温馨在每一次翻炒中得以延续。

生火做饭,这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活动,实则蕴含着深厚的生活智慧。从远古时代的击石取火,到火柴、打火机的普及,技术的进步让生火变得便捷,但那份对火的敬畏与依赖,已深植于乡村血脉。杂草秸秆在灶膛中噼啪作响,火焰跳跃间,点燃了生活的向往。熄火时的那份急切,吹火时的那份笨拙,都是乡村生活中最真实、最质朴的写照,也是记忆中最宝贵的片段。

炊烟,是乡村生活的天然时钟,也是情感的信使。在没有钟表的时代,它指引着村民们的日常作息。当多户人家的烟囱相继冒出袅袅青烟,田间劳作的人们便知是归家做饭的时刻。

炊烟袅袅,不仅是生活的印记,更是乡村古朴风情的象征。它

因村庄而诞生,村庄因它而美丽,有了炊烟的乡村便有了生机和灵气,让人心生向往。炊烟伴着乡村走过几千年,随着时代的变迁,柴草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炊烟飘着飘着,就与乡村走散了。

如今,山珍海味或许已不再稀罕,但那些曾经用来充饥的野菜、地瓜叶等食材,在柴草灶的精心烹饪下,焕发出了别样的风味。人们开始怀念那些用柴草灶煮出的饭菜,烤地瓜的香甜、烘瓦罐饭的独特焦香滋味……这些简单而质朴的食物,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,更勾起大家对家、对童年的深深怀念,成为味蕾上难以割舍的乡愁记忆。

在现代喧嚣中,偶尔放慢步伐,重燃柴火,让久违的炊烟再现。在袅袅烟雾中,寻觅宁静与温暖,让心灵得以真正休憩与回归。炊烟,不仅是旧梦的回响,更是对纯真质朴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

留守

■翁郑榕

“这里装着你最爱吃的旺旺雪饼,还有QQ糖,够你吃一个礼拜了,好好待在奶奶这里,听见了吗?”“奶奶做的菜,不管爱不爱吃,一天三顿都要记得吃,不准挑食,听见了吗?”“榕榕,你已经长大了!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,听见了吗?”

这就是我第一次被送到奶奶家,爸妈准备去晋江下海创业的前一个晚上对我说的话。我记得那时候的我表现得特别“坚强”,虽然眼泪都快溢出来了,但我还是咬牙硬撑着回答了三个“听见了”。

第二天清晨,爸妈早早地就要出发。临行前的二十分钟,这一段对话我至今都还记得。妈问爸:“只剩一点时间,要不再叫叫孩子?”

“别叫了吧!昨晚说了大半夜的话,还是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”

“我看还是带着榕榕一起走吧。”

“上学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情,我们俩上班谁都忙不过来。要是真耽误了孩子读书,咱俩一辈子都后悔。再说还有我妈和老师在这儿,你就放心吧。”

听完这段对话,我的心瞬间像坐过山车一样,从高处跌到了谷底。我也不知道我的内心为什么那么强大。最后一刻,老妈临别在我额头轻吻的时候,我还在装睡,不断强压着眼泪和心中的不舍,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在我面前,我才尽情地“开闸放水”,来宣泄内心的委屈和不舍,那一年,我才6岁。6岁,我第一次体验离别的滋味。

我离开父母的第一个晚上,一个人一张床,那时候天很冷,好在奶奶给我特意加了一床被子。我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:“谢谢奶奶。”因为,我从小就知道奶奶已经和新“爷爷”结婚了,家里还有其他三个小孩。奶奶把我抱起来,安慰道:“别和奶奶这么客气。以后在这里好好住下,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话是这么说没错,但是看电视我要看着比我大几岁的叔叔的脸色,抢遥控器我又抢不过,我心里清楚奶奶还是向着自己的儿子。

幸好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会保护我,我们都叫他“阿弟”。他和我有同样的遭遇,爸妈去了美国,他妈妈和我奶奶很熟,就把阿弟寄养在奶奶家。每当我一个人想家了,他都会安慰我,偶尔会把他妈妈给他买的游戏机借给我玩。我问阿弟:“你不想家吗?”他带着哭腔说道:“我爸妈在美国赚了大钱就来接我,我相信他们会赚钱的。”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,一样“外强中干”的人。

对于我来说,留守的日子最期待的就是接电话。每每听到爸爸的声音,我心里的委屈就化作泪水,滴答滴答地洒落在桌角上,但是我又害怕爸爸担心,只能把很多想说的话咽到肚子里。

渐渐地,我开始习惯了一个人生活。想爸妈了,我就对着天上的月亮说话。梦里,我梦到了爸爸妈妈回家,给我烧了好几道我最爱吃的菜,含着泪叮嘱我多吃一点,我小心翼翼地回复道:“谢谢爸爸妈妈!”我不敢大声说话,因为我怕梦就这么醒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